

繪國
三國志演義

徐枕石題

e19

第一才子書卷九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五十七回

柴桑口臥龍弔喪

耒陽縣鳳雛理事

天下當治。人才輩出。天下當亂。人才亦輩出。君子觀於生瑜生亮之嘆。而竊以爲當日人才之並生。不獨此二人爲然也。其並生而相濟者。如庶之先亮。統之贊亮。維之繼亮。肅蒙遜抗之嗣瑜。嘉昱或攸之佐操。皆是矣。其並生而相難者。如備之遇操。亮之遇懿。維之遇艾。皆是矣。天生一非常之人。必更生一非常之人。以濟之。而天生一非常之才。亦必更生一非常之才。以難之。天既生備。何生操。既生亮。何生懿。既生維。又何生艾哉。

孔明弔公瑾之言曰。從此天下更無知音。蓋不獨愛我者爲知己。能忘我者亦知己也。不獨欲用我者爲知音。欲殺我者亦知音也。不寧惟是。苟能愛我而不能用。用我而用之不盡其才。反不如忘我殺我者之知我耳。

孔明弔公瑾之後。忽然遇着龐統。與龐統見曹操之後。忽然遇著徐庶。正復相似。前是將徐庶放去。此是將龐統引來。一樣文法。兩樣局而真敘事妙品。

元直德操並稱伏龍鳳雛。名字已在三十六回之前。至此已隔二十回矣。而鳳雛方與臥龍合於一處。其先則忽隱忽現。若滅若沒。蹤跡又自不同。始之爲周

瑜獻連環極似四皓爲子房定太子繼之見孫權極似王猛之見桓溫後之謁

玄德極似鄧禹之謁光武雖未及孔明而寫來亦甚出色

龐統走謁荊州與徐庶之走謁新野皆不如孔明之高臥南陽三顧而後出也徐庶後歸曹操龐統亦先投孫權又不如孔明之以草廬始以五丈原終前後無二也然龐統有薦書二封初時並不取出直待未陽縣中顯過本事然後將書呈送可見有本事人不藉薦書之力今之求討薦牘專靠吹噓者恐爲龐統所笑矣

孫權既失一周瑜又失一龐統是再失也玄德既得一孔明又得一龐統是兩得也周瑜不能薦統而肅乃薦統周瑜忌孔明之助劉而魯肅則薦統以助劉不但龐統所學與周瑜大不相同而魯肅所見亦與周瑜大不相同董承等七人同立義狀至此已隔三十餘回矣獨馬騰一去西涼杳無動靜令讀者意甚懸懸今忽於此卷中照應出來并與赤壁以前龐統教徐庶之語暗相關合如此敘事真有一篇如一句者不似今人之作稗官如理詞譜而見雜曲如觀演戲而點雜劇逐段皆斷更不聯絡也

事有前文所未載而觀於後文可以識前文者如曹操之殺苗澤是也卽其後之殺苗澤而前之殺秦慶童可知豈有不赦黃奎之親戚而獨縱董承之家奴者乎小人不獨不容於君子而並不見容於小人不獨以小人謀小人而不容

於小人。卽以小人助小人。而亦不容於小人。讀此可爲小人之戒。

却說周瑜怒氣填胸。墜於馬下。左右急救歸船。軍士傳說玄德孔明在前山頂上飲酒取樂。但自飲酒更不來把盞瑜大怒。咬牙切齒曰。你道我取不得西川。吾誓取之。正恨間。

人報吳侯遣弟孫瑜到周瑜接入。具言其事。孫瑜曰。吾奉兄命來助都督。遂令催軍前行。行至巴丘。人報上流有劉封關平二人領軍截住水路。周瑜愈怒。忽又報孔明遣人送書至。催死文書到了周瑜拆封視之。書曰。

漢軍師中郎將諸葛亮致書於東吳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自柴桑一別。至今戀戀不忘。聞足下欲取西川。亮竊以爲不可。益州民強地險。劉璋雖暗弱。足以自守。今勞師遠征。轉運萬里。欲收全功。雖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後也。惡極妙極曹操失利於赤壁。志豈須臾忘報讎哉。今足下興兵遠征。倘操乘虛而

至。江南壑粉矣。亮不忍坐視。惡極妙極特此告知。幸垂照鑒。

周瑜覽畢。長嘆一聲。忍極而嘆喚左右取紙筆作書。上吳侯。乃聚衆將曰。吾非不欲盡忠報國。奈天命已絕矣。汝等善事吳侯。共成大業。言訖昏絕。徐徐又醒。仰天長嘆曰。既生瑜。何生亮。連叫數聲而亡。周瑜少年經不起蓋其讀書養氣之學不及孔明耳壽三十六歲。後人有詩。

嘆曰。

赤壁遺雄烈。青年有俊聲。
絃歌知雅意。杯酒謝良朋。

曾謁三千斛。常驅十萬兵。巴丘終命處。憑弔欲傷情。

周瑜停喪於巴丘。衆將將所遺書緘。遣人飛報孫權。權聞瑜死。放聲大哭。拆視其書。乃薦魯肅以自代也。書略曰。

瑜以凡才。荷蒙殊遇。委任腹心。統御兵馬。敢不竭股肱之力。以圖報効。奈死生

不測。脩短有命。愚志未展。微軀已殞。遺恨何極。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

寄寓有似養虎。曹操以備爲龍。周郎又以備爲虎。天下之事。尙未可知。此正朝士吁食之秋。至尊垂

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之任。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倘蒙垂鑒。

瑜死不朽矣。

孫權覽畢。哭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而死。孤何賴哉。既遺書特薦子敬。孤

敢不從之。卽日便命魯肅爲都督。總統兵馬。一面教發周瑜靈柩回葬。却說孔明

在荊州。夜觀天文。見將星墜地。乃笑曰。周瑜死矣。至曉告於玄德。玄德使人探之。

果然死了。玄德問孔明曰。周瑜既死。還當如何。孔明曰。代瑜領兵者。必魯肅也。料能

死又能料生。亮觀天象。將星聚於東方。亮當以弔喪爲由。往江東走一遭。就尋賢士佐助。

主公。預爲龐統伏線。玄德曰。只恐吳中將士加害於先生。孔明曰。瑜在之日。亮有不懼。今瑜

已死。又何患乎。孔明弔喪與關公赴會一樣有膽。乃與趙雲引五百軍。具祭禮下船。赴巴丘弔喪於路。

探聽得孫權已令魯肅爲都督。周瑜靈柩已回柴桑。孔明逕至柴桑。魯肅以禮迎。

接尸將皆欲殺孔明因見趙雲帶劍相隨不敢下手孔明教設祭物於靈前
親自奠酒跪於地下讀祭文曰

嗚呼公瑾不幸夭亡修短固天人豈不傷我心實痛酌酒一觴君其有靈享我
蒸嘗弔君幼學以交伯符仗義疎財讓舍以居弔君弱冠萬里鵬搏定建霸業
割據江南弔君壯力遠鎮巴丘景升懷慮討逆無憂弔君丰度佳配小喬漢臣
之壻不愧當朝弔君氣概諫阻納質始不垂翅終無奮翼弔君鄱陽蔣幹來說
揮洒自如雅量高志弔君弘才文武籌略火攻破敵挽強爲弱想君當年雄資
英發哭君早逝俯地流血忠義之心英靈之氣命終三紀名垂百世哀君情切
愁腸千結惟我肝膽悲夫斷絕昊天昏暗三軍愴然主爲哀泣友爲淚漣亮也
不才丐計求謀助吳拒曹輔漢安劉犄角之援首尾相儔若存若亡何慮何憂
嗚呼公瑾生死永別朴守其貞冥冥滅滅魂如有靈以鑑我心從此天下更無
知音此是實話嗚呼痛哉伏惟尚饗

孔明祭畢伏地大哭淚如湧泉哀慟不已哭其不能助我以攻曹乃真哭非假哭也衆將相謂曰人盡道公
瑾與孔明不睦今觀其祭奠之情人皆虛言也魯肅見孔明如此悲切亦爲感傷
自思曰孔明自是多情乃公瑾量窄自取死耳寫魯肅處處是實心人後人有詩嘆曰

臥龍南陽睡未醒又添列曜下舒城蒼天既已生公瑾塵世何須出孔明

魯肅設宴款待孔明。宴罷孔明辭回。方欲下船。只見江邊一人道袍竹冠皂絲素履。一手揪住孔明。大笑曰：「汝氣死周郎却又來弔孝。明欺東吳無人耶？」孔明急視其人。乃鳳雛先生龐統也。孔明此來正爲尋訪賢士。乃不用孔明去尋。偏用龐統自來。又不用順寫偏用逆接妙甚。孔明亦大笑。兩人攜手登舟。各訴心事。孔明乃留書一封與統。囑曰：「吾料孫仲謀必不能重用足下。稍有不如意。可來荊州共扶立德。此人寬仁厚德。必不負公平生之所學。統允諾而別。不使借歸。妙有曲折。孔明自回荊州。却說魯肅送回周瑜靈柩至蕪湖。孫權接着哭祭於前。命厚葬於本鄉。了却周瑜。瑜有兩男一女。長男循。次男胤。權皆厚恤之。魯肅曰：「肅碌碌庸才。誤蒙公瑾重薦。其實不稱所職。願舉一人以助主公。此人上通天文。下曉地理。謀略不減於管樂。樞機可並於孫吳。往日周公瑾多用其言。孔明亦深服其智。現在江南。何不重用？」借魯肅口極力寫龐統。權聞言大喜。便問此人姓名。肅曰：「此人乃襄陽人。姓龐名統。字士元。道號鳳雛先生。權曰：「孤亦聞其名久矣。今既來此。可卽請來相見。於是魯肅邀請龐統入見。孫權施禮畢。權見其人濃眉掀鼻。黑面短髯。形容古怪。心中不喜。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獨不思。若眼紫髯亦自形容古怪耶。乃問曰：「公平生所學以何爲主？」統曰：「不必拘執。隨機應變。」權曰：「公之才學比公瑾何如？」統笑曰：「某之所學與公瑾大不相同。權平生最喜周瑜。見統輕之。心中愈不樂。既厭其貌又怪其言。乃謂統曰：「公且退待有用公之時。却來相請。」統長嘆一聲而出。魯肅曰：「主公何不用龐士元？」權曰：「狂士也。用之何益？」肅曰：

赤壁鏖兵之時。此人曾獻連環策。成第一功。照應四十回中事主公想必知之。權曰。此時乃

曹操自欲釘船。未必此人之功也。吾誓不用之。魯肅出謂龐統曰。非肅不薦足下。

奈吳侯不肯用公。公且耐心。統低頭長嘆。不語。肅曰。公莫非無意於吳中乎。統不

答。肅曰。公抱匡濟之才。何往不利。可實對肅言。將欲何往。統曰。吾欲投曹操去也。

反言以激之肅曰。此明珠投暗矣。可往荊州投劉皇叔。必然重用。統曰。統意實欲如此。前

言戲耳。肅曰。某當作書奉薦。公輔玄德。必令孫劉兩家無相攻擊。同力破曹。見識勝

倍統曰。此某平生之素志也。乃藏肅書。逕往荊州來見玄德。此時孔明按察四郡

未回。妙有曲折門吏傳報。江東名士龐統。特來相投。玄德久聞統名。便教請入相見。統

見玄德。長揖不拜。玄德見統貌陋。心中亦不悅。曹操初見龐統。恭敬之極。仲謀玄德反不如之。乃問統曰。足下遠

來。不易。統不即取出魯肅書。并孔明投呈。但答曰。聞皇叔招賢納士。特來相投。有妙

身分若今之揀薦者。投人者未曾入門。而先傳進矣。玄德曰。荆楚稍定。苦無閒職。此去東北一百三十里。有一縣名

耒陽。縣缺一縣宰。屈公任之。如後有缺。即當重用。統思玄德待我何薄。欲以才學

動之。見孔明不在。只得勉強相辭而去。妙有曲折統到耒陽縣。不理政事。終日飲酒。爲

樂。醉翁之意不在酒一應錢糧詞訟。並不理會。有人報知玄德。言龐統將耒陽縣事盡廢。玄

德怒曰。豈儒焉敢亂吾法度。遂喚張飛。分付引從人。去荊南諸縣巡視。如有不公

不法者。就便究問。恐於事有不明處。可與孫乾同去。張飛領了言語。與孫乾前至

耒陽縣。軍民官吏。皆出郭迎接。獨不見縣令。因飲酒廢事。猶勝於以迎接廢事。若善於迎接者。便非好縣令。飛問曰。縣令何

在同僚。覆曰。龐縣令自到任。及今將百餘日。縣中之事。並不理問。每日飲酒。自旦

及夜。只在醉鄉。今日宿酒未醒。猶臥不起。既有臥龍安得無臥鳳。臥治有餘臥亦是醒。彼閑於治者。雖日日醒。猶日日臥耳。張飛大怒。

欲擒之。孫乾曰。龐士元乃高明之人。未可輕忽。且到縣問之。如果於理不當。治罪

未晚。飛乃入縣正廳上坐。定教縣令來見。統衣冠不整扶醉而出。故作偃蹇之態。飛怒曰。吾

兄以汝爲人。令作縣宰。汝焉敢盡廢縣事。統笑曰。將軍以吾廢了縣中何事。奇絕

飛曰。汝到任百餘日。終日在醉鄉。安得不廢政事。統曰。量百里小縣。些小公事。何

難決斷。此不足爲先生事。將軍少坐。待我發落。隨卽喚公吏將百餘日所積公務。都取來剖

斷。吏皆紛然。齎抱案卷上廳。訴詞被告。人等環跪階下。統手中批判。口中發落。耳

中聽詞。劉琰之不曲直分明。並無分毫差錯。民皆叩首拜伏。不到半日。將百餘日之

事盡斷畢了。誰云大受者不可小知。投筆於地。而對張飛曰。所廢之事。何在。極妙。曹操孫權吾視

之若掌上觀文。一語便露出圭角。量此小縣。何足介意。飛大驚。下席謝曰。先生大才。小子失

敬。吾當於兄長處極力舉薦。前倨後恭。粗中有細。統乃將出魯肅薦書。兩封薦書。又只先取一封。妙有曲折。飛曰。先

生初見吾兄。何不將出。統曰。若便將出。似乎專藉薦書來干謁矣。今之求討薦書一味鑽刺者。能不愧死。

飛顧謂孫乾曰非公則失一大賢也遂辭統回荊州見玄德具說龐統之才玄德大驚曰屈待大賢吾之過也飛將魯肅薦書呈上不消魯肅薦先玄德拆視薦書略曰

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如以貌取之恐負所學有鑒於孫權而先爲是言也終爲他人所用實可惜也

玄德看畢正在嗟呀忽報孔明回玄德接入禮畢孔明先問曰龐軍師近日無恙否問得妙玄德曰近治未陽縣好酒廢事孔明笑曰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所學勝

亮十倍此句是過譽足見孔明之謙不似今人之妄自矜誇也亮曾有薦書在士元處曾達主公否玄德曰今日方

得子敬書却未見先生之書孔明曰大賢若處小任往往以酒糊塗倦於視事玄德曰若非吾弟所言險失大賢隨卽令張飛往未陽縣請龐統到荊州玄德下階

請罪統方出孔明所薦之書兩封薦書作兩次取出寫龐統極有身分玄德看書中之意言鳳雛到日宜卽

重用玄德喜曰昔司馬德操言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照應三十五回中語今吾二人

皆得漢室可興矣遂拜龐統爲副軍師中郎將與孔明共贊方略教練軍士聽候

征伐以上按下玄德一邊以下接敘曹操一邊早有人報到許昌言劉備有諸葛亮龐統爲謀士招軍買馬

積草屯糧連結東吳早晚必興兵北伐曹操聞之遂聚衆謀士商議南征荀攸進

曰周瑜新死可先取孫權次攻劉備操曰我若遠征恐馬騰來襲許都前在赤壁之時軍中有讖言亦傳西涼入寇之事照應四十回中事今不可不防也荀攸曰以愚所見

不若降詔加馬騰爲征南將軍使討孫權誘入京師先除此人則南征無患矣劉備轉出孫權又因孫權轉入馬騰將甘回中之事至此忽然歸結

伏波將軍馬援之後父名肅字子碩桓帝時爲天水關于縣尉後失官流落隴西

與羌人雜處遂娶羌女生騰騰身長八尺體貌雄異稟性溫良人多敬之靈帝末

年羌人多叛騰召募民兵破之初平中年因討賊有功拜征西將軍與鎮西將軍

韓遂爲弟兄又補敘馬騰來歷是當日奉詔乃與長子馬超商議曰吾自與董承受衣

帶詔以來與劉玄德約共討賊不幸董承已死玄德屢敗我又僻處西涼未能協

助玄德馬騰一向冷落不見今聞玄德已得荊州我正欲展昔日之志而曹操反來召

我當是如何馬超曰操奉天子之命以召父親今若不往彼必以逆命責我矣當

乘其來召竟往京師於中取事則昔日之志可展也有馬超之言方見馬騰此去不昇疎虞馬騰兄子馬

岱諫曰曹操心懷叵測叔父若往恐遭其害爲下文超曰兒願盡起西涼之兵隨父

親殺入許昌爲天下除害有何不可是馬超騰曰汝自統羌兵保守西涼只教次子

馬休馬鐵并姪馬岱隨我同往曹操見有汝在西涼又有韓遂相助諒不敢加害

於我也爲後文韓遂助馬超伏線超曰父親若往切不可輕入京師當隨機變觀其動靜騰曰

吾自有處不必多慮於是馬騰乃引西涼兵五千先教馬休馬鐵爲前部留馬岱

在後接應爲馬岱逃迤邐望許昌而來離許昌二十里屯住軍馬曹操聽知馬騰已

到喚門下侍郎黃奎分付曰今日馬騰征吾命汝爲行軍參謀元至馬騰寨中
勞軍可對馬騰說西涼路遠軍糧甚難不能多帶人馬我當更遣入兵協同前進
來日教他入城面君賺他入城計吾就應付糧草與之奎領命來見馬騰騰置酒相
待奎酒半酣而言曰吾父黃琬死於李傕郭汜之難嘗懷痛恨又將此一同前不想今
日又遇欺君之賊騰曰誰爲欺君之賊奎曰欺君者操賊也公豈不知之而問我
耶騰怒是操使來相探急止之曰耳目較近休得亂言奎叱曰公竟忘却衣帶詔
乎前馬騰見黃奎時馬騰正言奎亦隱諷黃奎見騰見他說出心事乃密以實情告之奎曰操
欲公入城面君必非好意公不可輕入來日當勒兵城下待曹操出城點軍就點
軍處殺之大事濟矣二人商議已定黃奎回家恨氣未息其妻再三問之奎不肯
言不告其妻而標告其妾何也不料其妾李春香與奎妻弟苗澤私通澤欲得春香正無計可施黃與
承家秦慶童事又相彷彿妾見黃奎憤恨遂對澤曰黃侍郎今日商議軍情回意甚憤恨不知爲
誰澤曰汝可以言挑之曰人皆說劉皇叔仁德曹操奸雄何耶看他說甚言語是
夜黃奎果到春香房中妾以言挑之奎乘醉言曰汝乃婦人尙知邪正何況我乎
吾所恨者欲殺曹操也妾曰若欲殺之如何下手奎曰吾已約定馬將軍明日在
城外點兵時殺之謀及婦人宜其死耳妾告於苗澤澤報知曹操操便密喚曹洪許褚分付如
此如此又喚夏侯淵徐晃分付如此如此各人領命去了一面先將黃奎一家老

小擎下次日馬騰領着西涼兵馬將次近城只見前面一簇紅旗打着丞相旗號馬騰只道曹操自來點軍拍馬向前忽聽得一聲砲響紅旗開處弓弩齊發一將當先乃曹洪也馬騰急撥馬回時兩下喊聲又起左邊許褚殺來右邊夏侯淵殺來後面又是徐晃領兵殺至截斷西涼軍馬兩起潮湧却勻將馬騰父子三人困在垓心馬騰見不是頭奮力衝殺馬鐵早被亂箭射死三人中先死了一個馬休隨着馬騰左衝右突不能得出二人身帶重傷坐下馬又被亂箭射倒父子二人俱被執曹操教將黃奎與馬騰父子一齊綁至蓋承七人之外添出一吉平馬騰父子之外添出一黃奎前後遙遙相對黃奎大叫無罪操教苗澤對證馬騰大罵曰豎儒誤我大事我不能爲國殺賊是乃天也操命牽出馬騰罵不絕口與其子馬休及黃奎一同遇害後人有詩讚馬騰曰

父子齊芳烈

忠貞著一門

捐生圖國難

誓死答君恩

嚼血盟言在

誅奸義狀存

西涼推世胄

不愧伏波孫

苗澤告操曰不願加賞只求李春香爲妻操笑曰你爲了一婦人害了你姐夫一家留此不義之人何用奸雄快語可兒可兒便教將苗澤李春香與黃奎一家老小並斬於市觀者無不嘆息後人有詩嘆曰

苗澤因私害盡臣春香未得反傷身奸雄亦不相容恕枉自圖謀作小人

曹操教招安西涼兵馬諭之曰馬騰父子謀反不干衆人之事一面使人分付把

住關隘休教走了馬岱。且說馬岱自引一千兵在後。早有許昌城外逃回軍士報知馬岱。岱大驚。只得棄了兵馬。扮作客商。連夜逃遁去了。以上按下西涼一邊曹操殺了馬騰等。便決意南征。忽人報曰。劉備調練軍馬。收拾器械。將欲取川。操驚曰。若劉備收川。則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言未畢。階下一人進言曰。某有一計。使劉備孫權不能相顧。江南西川皆歸丞相。正是。

西川豪傑方遭戮。南國英雄又受殃。
未知獻計者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八回

馬孟起興兵雪恨

曹阿瞞割髮棄袍

周瑜在而孫劉離。周瑜死而孫劉合。曹操去而孫劉離。曹操欲至而孫劉又合。此兩家離合之機也。乃孫方借劉以拒操。而劉忽借馬以救孫。則奇。劉方約馬以拒操。而操忽約韓以取馬。則更奇。韓不爲操以攻馬。而馬得合韓以攻曹。則愈奇。至於劉不助馬而助馬者。乃是韓。劉不約韓而約韓者。乃是操。馬非救孫而救孫者。實是馬。馬非應劉而借馬者。實是劉。是又事之最巧。而文之至幻者矣。

曹操孫權之欲報父讎爲父也。非爲君也。私也。馬超之欲報父讎爲父也。亦爲君也。公也。馬騰爲衣帶詔而死。則騰爲忠臣。超爲父之死於衣帶詔而討操。則超爲孝子。而亦爲忠臣。而前史誤書之爲賊。誤書之爲反。則大謬矣。若斷以春

秋之義直當書曰馬超起兵西涼討曹操斯爲得之

曹操不能殺陶謙而以呂布回兵孫權不能殺劉表而反使魯肅弔孝是豈所謂不共天地不同日月者乎若馬超者是眞能報讎矣遶樹之槍渡河之箭操之不死間不容髮雖天方助操不能遽斬國賊而使之心寒膽落魄散魂飛則謂馬超已誅曹操可也

君子觀於割鬚棄袍之事而竊以爲是漢帝之威靈也何也衣帶詔不降則義狀不立義狀不立則馬騰不死馬騰不死則馬超不來惟有帝之刺血所以有操之割鬚惟有帝之解帶所以有操之棄袍耳

曹操每至危急時有曹洪救之有許褚救之有丁斐救之然而曹洪許褚之救是以救救也丁斐之救是以不救救也延津之戰棄糧與馬渭橋之戰放馬與牛前之餌敵所以取勝後之餌敵所以致敗則洪與褚之勇又不若丁斐之智耳

當馬超戰潼關之時孫劉兩家若乘虛而襲許都此大快事而孫權不爲劉備亦不爲其故何也蓋東吳之兵但能應敵而不能取敵一合淝且不下而何有於許都乎且其所欲得者荊州耳志固不在中原也劉備則欲養其兵力以取西川卽東吳求救且不肯輕勞我師而何暇於襲許昌乎是其志雖在中原而西川未得不敢遽圖中原也曹操有可乘之勢而兩家未有能乘之兵力嗚呼

豈非天哉。

赤壁鏖兵之日。徐庶曾乞一兵守潼關矣。而此卷但見鍾繇不見徐庶。何也。意者徐庶此時已死乎。不然。庶縱不肯爲操設謀。而身在潼關。恐不能謝其責也。自赤壁一去。更不見徐庶下落。庶卽不死。我知其必託病而歸田里耳。

却說獻策之人。乃治書侍御史陳羣。字長文。操問曰。陳長文有何良策。羣曰。今劉備孫權結爲唇齒。若劉備欲取西川。丞相可命上將提兵會合淝之衆。逕取江南。則孫權必求救於劉備。備意在西川。必無心救。權權無救。則力乏兵衰。江東之地必爲丞相所得。前欲使馬騰伐吳。意不在吳而在騰也。至此則真伐吳矣。若得江東。則荊州一鼓可平也。荊州旣平。然後徐圖西川。天下定矣。操曰。長文之言正合吾意。卽時起大兵三十萬。逕下江南。

令合淝張遼准備糧草。以爲供給。早有細作報知孫權。權聚衆將商議。張昭曰。可差人往魯子敬處。教急發書到荊州。使玄德同力拒曹。子敬有恩於玄德。其言必從。且玄德旣爲東吳之壻。亦義不容辭。若玄德來相助。江南可無患矣。事急則孫劉復合。但內兄不致

書於妹丈。必欲煩魯肅修書者。以前有江上之追故耳。故曰凡事留人情。後來好相見。

權從其言。卽遣人諭魯肅。使求救於玄德。肅領命

隨卽修書使人送玄德。玄德看了書中之意。留使者於館舍。差人往南郡請孔明。孔明到荊州。玄德將魯肅書與孔明看畢。孔明曰。也不消動。江南之兵也不必動。荊州之兵。自使曹操不敢正覷。東南便回書與魯肅。教高枕無憂。若但有北兵侵

犯皇叔自有退兵之策。妙在不即說明使者去了。玄德問曰：今操起三十萬大軍，會合

淝之衆，一擁而來，先生有何妙計可以退之？孔明曰：操平生所慮者，乃西涼之兵

也。今操殺馬騰，其子馬超現統西涼之衆，必切齒操賊。主公可作一書，往結馬超，

使超興兵入關，則操又無暇下江南矣。馬騰死後，便當接出馬超，却偏因曹操伐吳，孫權求救，然後轉將出來，事曲而文亦曲。玄德大喜。

即時作書，遣一心腹人，逕往西涼州投下。却說馬超在西涼州夜感一夢，夢見身

臥雪地，羣虎來咬，驚懼而覺。心中疑惑，聚帳下將佐，告訴夢中之事。帳下一人應

聲曰：此夢乃不祥之兆也。衆視其人，乃帳前心腹校尉姓龐名德，字令名。超問令

名所見，若何？德曰：雪地遇虎，夢兆殊惡，莫非老將軍在許昌有事，不言未畢。一人

踉蹌而入。接符哭拜於地，曰：叔父與弟皆死矣。超視之，乃馬岱也。超驚問何爲？岱

曰：叔父與侍郎黃奎同謀殺操，不幸事泄，皆被斬於市。二弟亦遇害。惟岱扮作客

商，星夜走脫。超聞言，哭倒於地。衆將救起，超咬牙切齒，痛恨操賊。即無玄德書超忽報

荊州劉皇叔遣人賫書至。馬超正說夢，馬岱忽來，接符處俱極緊。超拆視之，書略曰：

伏念漢室不幸，操賊專權，欺君罔上，黎民凋殘。備昔與先君誓同受密詔，誓

誅此賊。照應二十回中事今令先君被操所害，此將軍不共天地，不同日月之讎也。若能

率西涼之兵，以攻操之右，備當舉荆襄之衆，以遏操之前。句則逆操可擒，奸黨

可滅。讎恨可報，漢室可興矣。書不盡言，立待回音。